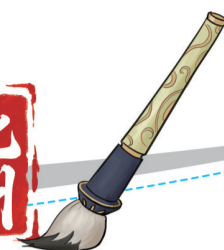


龙城笔阵

文化柳州



鹅山飞瀑

——柳州古八景之七

□刘月潮

和一座山长久的对话，我用了三十年的时光；一座山与一江清水对歌，山花了一辈子的光阴。跟一座山对视时，我犹如山上的一棵树，被太阳晒过，风吹过，雨打过，不管岁月如何更迭，我总是跟眼前的这座山一同呼吸，一起历经岁月沧桑，人生风雨。

山有自己的性子，树也就有自己的性子，山上的石头也才会有性子，登山的人也一样，成为山上的草木或石头才能在内心时时召唤一座山。一座有个性的山同样是有野性的山，跟一个有思想有素养有灵魂的人一样，总以与众不同极其独到的眼光打量尘世，打量着芸芸众生。

山独立于喧嚣的尘世，在都市时常沉默不语，都市喧嚣着各种各样的声音，山一直拒绝各种声音进入它的内心深处，它只是一座安静的山，一座安稳的山，也是一座有内涵的山，一座有灵魂的山，它只喜欢倾听时光中那些不语者内心的声音。

很多的时候，我也常常是一个不语者，面对拥挤的人群我总是无话可说，被人潮淹没的我却时时感到自己的孤单、卑微以及渺小。

我同一座山一样，也拒绝着都市各种纷扰的声音，做一个安宁的人，不让那些嘈杂的声音进入我的内心，这是一座山给我的人生启示。我一向只习惯于仰望一座山，山有自己的高度，一座山的高度往往矗立成都市的高度。我同样希望自己活出一种平凡的高度，活出一座山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高度。很多人总以为了摩天高楼代表着一个城市的高度，其实恰恰不是。摩天高楼只能代表建筑物的高度，却始终替代不了一座城市良知与灵魂的高度。

我眼前这座有高度的山叫鹅山。鹅山，古称峨山，屹立于柳江南边，呈南北走向，长700米，海拔303米，形似鹅吃食。为柳州市区第二大高峰。这是地方志关于鹅山的记载。

这些年来，我离鹅山很近，我寄住的地方，与鹅山隔空相望，中间隔着马路、学校、花卉植物市场，还有工厂。闲暇之时，我喜欢在阳台上喝茶，抽烟或发呆，目光一回回抵达山顶，放牧着一颗漂泊的心。我能看见的是鹅山的脊骨，山的背面山势陡峻，无法攀援，只有鹅山的东面有条陡峭的山路。我也常从鹅山的正面登上山顶，上山的路就藏在太阳升起的地方，也藏在山上一棵棵树和那些石头的内心深处。

处。双休之际，只要天气晴好，不论春夏秋冬，天不亮，我就早早地去爬鹅山，每回攀爬鹅山，哪怕我起得再早，都会有早行人，总有人在我的前头登临山顶。我也因此认识了一些登山的朋友，有六七十岁的老人，也有十岁大小的孩子，他们有的几十年如一日，不论刮风下雨，总沿着岩石上开凿出的一条陡峭的山路一步步攀登鹅山。登山成了他们生命中一种信念。立于鹅山之巅，大家喜欢豪迈地对着天地和远方喊上几嗓子，昭示生命的存在与力量。每天的第一缕阳光总是最先落在鹅山的山顶，照耀着鹅山万物生长，也映照着我们的心。站在山顶上放眼柳州，只见一江碧水九曲回肠，山和高楼互相比肩。一座城市，有山有水，众多的山镶嵌在一条弯曲的玉带上，成就一方独特的水土和风景。

对眼前的鹅山，想来我是一点不陌生的，三十年前，我是在金黄的秋日里乘着火车从北往南一路进发，直至抵达了柳州。绿皮火车停在车站站台上，此时已是深夜时分，城市静默，灯火孤星，我朦朦胧胧地看见站台对面耸立着一座影影绰绰山的轮廓。后来知道了这座山叫鹅山，没想到我对柳州的第一眼印象和认知是从鹅山开始的。鹅山到底是座什么样的山？它就那么安然地立在车站旁边，迎着四面八方来柳的人。

鹅山无疑是见过世面的，见过各种各样的人，鹅山是有记忆的，也立在许多人的记忆里。一座山，淹没了多少的时光，也埋没了多少历史的烟尘。历史一直尘土飞扬，一座山却依然生命如常。

对鹅山，我一直怀着好奇，怀着敬仰之心，我也一直在探寻着鹅山的来历。尤其是鹅山飞瀑，虽然它早已成了一个传说，但却像一位仙子翩然飞舞在每个人心中。

一次次登临鹅山，我在各种故事与传说中抚摸着鹅山柔软的质地，也触碰着一棵棵树与一块块石头坚韧的内心。

鹅山有不少美丽的传说，它们像花朵一般绽放千年，唤醒了我的内心质朴的情感。当这些故事从历史的深处醒来，就成为鹅山时时散发的耀眼光芒。

在很久以前一道时光的隙缝里，一对天鹅伴侣不分昼夜赶路，自北向南迁徙，一同迁徙的还有它们的爱情，天空和大地不仅印满了它们飞翔的身影，也开满了它们



鹅山远眺 全媒体记者 覃科 摄

爱的花朵。在朝夕相伴中，它们的灵魂、爱以及身体早已水乳交融融为一体。

飞越秦岭时，雌天鹅不幸被猎人的箭射伤。雌天鹅背负着箭伤一路飞行，飞过千山万水，飞过村庄集市，飞至柳江江面时体力耗尽，不幸坠落下来。

清澈的江水浸润着雌天鹅的伤痛，雌天鹅像一叶白舟飘零在江面，雄天鹅不断绕着雌天鹅哀鸣，想唤醒昏迷的伴侣。

一对年老的夫妇正在柳江边捕鱼，救了雌天鹅。老人小心把天鹅抱回家，想尽一切办法救治。这只受伤的雌天鹅最终因伤势过重、失血过多而逝去。老夫妻把雌天鹅安葬在房舍边，雄天鹅既感恩老人的良善，又悲于爱侣的伤逝，日日陷于思念之中，哀哀墓旁，昼夜相守，哀鸣不已。一日黄昏，忽然风雨大作，电闪雷鸣，昏天黑地，所有的风雨雷电都进入了引颈嘶鸣的雄天鹅的体内，雄天鹅忽然拔地而起，化为鹅山，半山腰处喷出一处瀑布，飞流直下，淌过老人的草庐前，汇成一条小河，注入柳江。此时鹅山的雨瀑前，一对天鹅翩翩起舞，飞到老人的草舍前，飘下了一根羽毛，化作一条小船。老人从此有了自己的渔船，划着船顺着小河到柳江捕鱼……

或许这些美丽的传说中总隐藏着众多历史的奥秘，它们往往与现实互相贯通，就像河流跟河流之间，总是互相连接与沟通。很多时候，我在传说中感受到现实的气息，有时在现实中，却感受到了那些历史留下的痕迹与力量，令人去追寻那些打

的生命密码。

独在异乡为异客的这些年，鹅山及飞瀑的传说一直盘桓在我心中，那对天鹅也一直从未离开，两位善良的老人更是从来没有离开过我的内心。

如今，与鹅山遥遥相望，我看到的不只是一座山的高度，还有一座山的性格和良知。雄天鹅化作山及瀑布，是一座见证爱情的山，一座感恩的山，同样是一座见证生命高度的山。

在鹅山，历史总和现实交相辉映，互相映照。

据载，古时鹅山半腰有流瀑，此景得誉“鹅山飞瀑”，而列“柳州古八景”之一。《柳州县志》记：“鹅山在城西2里，隔（柳）江10里，水自半岭喷出，流小河，入大江，远望如双鹤飞舞，又名深峨山。”

在唐代大文学家柳宗元《柳州山水近治可游者记》中，我窥见了这样一行短小的文字：“鹅山在野中，无麓，鹅水出焉。”可见唐代，鹅山上已有水泻出，是否形成鹅山瀑布却是不得而知。柳宗元还有一首五言诗：

《登柳州峨山》

荒山秋日午，

独上意悠悠。

如何望乡处，

西北是融州。

这是首怀乡诗，柳宗元独登鹅山，默望故乡。从柳宗元的诗文中，竟寻不到鹅山飞瀑的一丝踪迹。宋代大将军刘洪道因被岳飞风波亭冤

狱株连，贬于柳州，登临鹅山写下《观鹅山飞瀑》：“探奇不畏险，拨雾上高岑。放眼观飞瀑，枕流听素琴。”让后人得以窥见当时鹅山飞瀑的壮观。不知鹅山飞瀑是否给了他些许慰藉，又或许对着飞瀑悲于自己报国无门的喟叹。

清人周文炳及苏孟扬等皆留下了相关鹅山观瀑的诗词，也一次次印证了鹅山飞瀑的存在。如今想来鹅山飞瀑大概是有季节性，雨水丰沛的时节，方能窥见鹅山飞瀑的英姿。

我一直从这些历史的尘烟中寻觅鹅山飞瀑的踪迹，发现鹅山飞瀑屈指算来恐怕有上千年的历史，它在鹅山上演绎着生命的万千气象，流传着一个千万年的故事。一个关于鹅山及飞瀑的美丽传说就像深埋在大地的深处的矿藏，像一束束光照亮着一代又一代人的灵魂。

也许，鹅山及飞瀑的意义正在于此。

从众多留存于世的文字中，鹅山飞瀑的忽然消失大约在晚清时期，当千年的鹅山飞瀑隐入岁月的云烟中，我想它决不是偶然的。我曾一次次独自凝望鹅山半山腰处的崖壁，崖壁上还残存飞瀑的痕迹，但在我的心中，鹅山飞瀑虽离去经年，但它的身影永远还在，在我与鹅山的对视中，在迷雾缭绕的春天，我时常窥见那一对天鹅的踪影，它们飞过的天空，路过的大地，栖息过的河流，还有众多先贤积淀而成的一座山的高度，都让我时时面对生命的寂寥与灿烂，面对心灵的净化与情感的升华。

惠化长传 高柳拂天

——《荔子碑》主题书法展侧记

4月4日，柳州祭柳，群贤毕集，共献敬意。同时，在柳侯公园大门口柳宗元雕像通往柳侯祠的道上，一场“惠化长传 高柳拂天”——《荔子碑》主题书法展沿路展开，也备受关注，受到市民好评。

“多此一举”有意义

傅绍尉、袁子强、廖炳智、叶枝校、余乐军、韦春苗、黄少现、徐华……此次创作，由市书协主席团为主的12位柳州书法界知名人士共书《荔子碑》。这在我市尚属首次，也是我市打造“龙城笔阵”文化品牌的又一华章。

柳侯祠内的《荔子碑》，因集“柳事、韩文、苏书”为一体，被历代文人称为“三绝碑”。其中，《荔子碑》中苏轼的书法，被南宋理学家朱熹以“奇伟雄健”誉之，明代文学家、史学家王世贞则称之为“天下第一碑”。

有如此珠玉在前，柳州的书法家们又何必“多此一举”呢？“柳宗元、韩愈、苏轼三位大家，以这样的形式跨越时空相会于此碑，相会于柳州，不仅具有文学的意义、历史的意义，更有独特的书法审美的意义。”市文联主席黄才强说，希望我市艺术家们以此为契机，深入打造“龙城笔阵”文化品牌，讲好“壮美广西·惊奇柳州”新故事。

这是大家的期待，书法家们在创作中的感受又如何呢？记者为此采访了部分参与创作的书法家，了解了他们各自的创作心路。

书写奇碑各有招

此次的集体创作，书法家们也是各显其技，书体上或真或草，或隶或行，以浓重饱满的笔墨，表达了对先贤的敬仰之情。

市书协原主席袁子强的创作重在“懂”。



孩子们在老师带领下观看书法展

“为了让多数观众读懂文意，决定用受众面较广的行书进行创作。”袁子强说，力求不激不励、平和自然又表现出一定的节奏和对比变化。

品读其作，整幅作品确实营造出了静、逸、和、雅之意境。广西书协副主席廖炳智的创作重在“合”。

他说：“原碑为竖式楷书，而我要写的是六尺整张横幅隶书，一下子章法布局便增加了难度。经过再三思量，我决用隶书书主体，用方篆题头，用章草题跋、落款。古人书论提到‘五乖’‘五合’，我们创作亦讲究避‘乖’求‘合’，力求纸墨生发，心手双畅。”

市书协副主席余乐军的创作重在“敬”。

他说：“当我面对《荔子碑》，更入我心的还是苏东坡雄强朴茂、笔力抗鼎的书法神韵，对先贤的崇敬在心里悄然滋生。因此，下笔不自觉便以张迁笔意为根基，用隶书特有的朴茂、庄重来致敬先贤。”

品读其作，可见其通篇没有特意注

行章法安排，只是稍作通变，隶行互补，大小结合，相互辉映。显然是一挥而就的。

市书协副主席徐华的创作重在“变”。

“《荔子碑》创作难度很大，相同的‘兮、侯、我、之、无’等字重复多次出现，在创作中要考虑章法的起伏、墨色变化、字形大小、虚实、聚散等二元对立关系。我创作的前三稿中既有文字疏漏又觉得整体呆板、不够和谐，遂放弃界格书写的方式，最后以魏楷为主调融合了行书的意趣，以展现雄健拙朴又不失灵动的气象。”

品读其作，整体行气畅达，结字端庄，笔力劲健，收放自如。

韩愈《柳子厚墓志铭》中有“为进士者，皆以子厚为师，其经承子厚口讲指画为文词者，悉有法度可观”一句。那么，本次参与创作的柳州书法家，可以说都一定程度上“以东坡为师”，悉有法度可观，可算是一次颇有创意的创作探索。

全媒体记者 赵伟翔 报道摄影

博古通今 乐在其中

——我市文博场馆兴起参观游览热小记

来柳州，游了风光旖旎的百里柳江，啖了鲜香爽辣的柳州螺蛳粉，赏遍了肆意绽放的紫荆花，之后还可以干什么？

“逛一逛柳州的文博场馆吧！”

近期，我市文博场馆参观热潮持续升温，越来越多的市民和游客将其列为出行的必选项。据悉，柳州博物馆周末接待量有三四千人次。昨日，广州来的大学生游客陈程，便计划和同伴一起到柳州博物馆感受文化魅力，还特意准备了一套汉服。

“在这些文博场馆可以知古今、观世界、博万物。”68岁的市民覃成退休后就热衷于参观各类文博场馆。他说，走进这些场馆能忆过往岁月、观时代变迁，可以看到家乡一步一步变得更好。

文博场馆参观热，也激发了文创产品的消费活力。

在柳州紫荆花文化创意展览馆，科技互动区以投影制造紫荆花花海，并将特色铜鼓放置投影区中间，增添民族风情。该展览馆还设计、开发了含有紫荆花元素的胸针、徽章和明信片，并根据当下的热点推出含有柳州螺蛳粉元素的手机壳、文化衫，以及绘制有柳州城市建筑图案的塑料印章等产品。

柳州紫荆花文化创意

廊展览馆工作人员唐玉玲表示，近期接待的参观人数持续增加，一天能接待150人左右，进馆的游客们也会购买文创产品留作纪念或者送伴手礼。

逛文博场馆正成为新时尚。从昔日的门可罗雀，到当下的热情捧场，文博场馆正成市民游客的新宠。当下，不论是带着孩子出行的大家庭，还是结伴的年轻人，抑或是独自出行的中老年人，都愿意走进文博场馆，来到展品前驻足品味。

文博场馆兴起的参观热，也推动了这些场馆自身的探索转型，如众多的文博场馆都在积极建设数字化博物馆，通过开展全

景线上展览、线上文创作品展、文物数字化展示以及推出工业文物为原型制作动画表情包、拍摄主题微电影讲述文物背后的故事、结合二十四节气推出传统文化主题研学等，努力打造既能“观”也能“拍”更能“玩”的高“颜值”文博场馆，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文化需求、适应文化消费升级新趋势。

有“热度”也要有“温度”。目前，我市正全方位推动数字化、大数据、VR、AR等新技术与文博场馆的深度融合，进一步提升文博场馆的特色和魅力。

全媒体记者 韦苏玲 见习记者 李汶璟 报道摄影



游客在文博场馆选购文创产品。